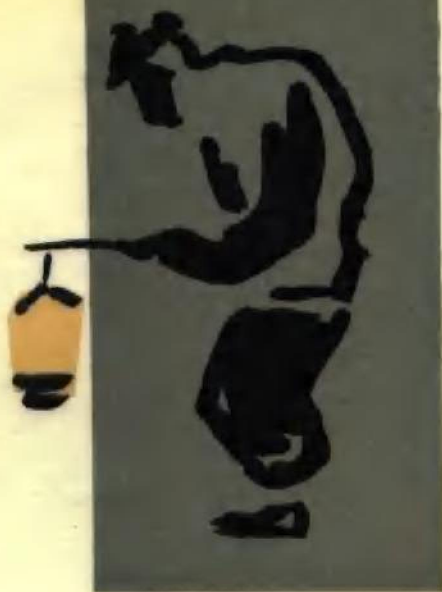




肖尹宪 吕绍连 编剧

电影文学剧本 (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

中国电影出版社

药

235.7
20

药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2 插页:2 字数:42,000

1981年8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300册

统一书号: 10061 · 371

定价: 0.30元

出版说明

为了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我们特编选了根据鲁迅小说《药》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

本剧反映清朝末期革命志士为推翻帝制而进行的革命活动；描写当时封建反动统治阶级对革命者的血腥镇压，以及由于封建专制长期的荼毒，一般群众的愚昧迷信、麻木不仁和对革命党人的冷漠。

鲁迅原作言简意深，有寓言式的含蓄风格。改编者在基本上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艺术加工，文笔比较简练，人物形象比较鲜明。

为了便于读者参照原著阅读，特将小说附于书后一并出版。

一九八一年一月

药

(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

肖尹宪

编剧

吕绍连

序 幕

锣。

闷哑的锣声中，溶出字幕：一九〇七年。

以敲锣人为前导，挂满号旗的街上过来一队押着死囚游街示众的清军兵勇。那个死囚套了洋布的白背心，上面有些黑字，五花大绑，坐在一辆没有篷的车里；他后面，便是骑着高头大马、披着红斗篷的知府大人了。这支队伍的两旁，跟着许多拖着长辫、张着嘴巴的看客。

从上往下看，这条狭窄的临河小街上挤满了蚂蚁似的人，几乎淹没了游街的队伍。那些五光十色的号旗象灵幡一般在人们头顶上随风翻卷着；说似灵幡，是因为这些招徕生意的号旗大多是成串成串的金银纸锭和打作纸钱的幌子！

人群中，一个二十多岁模样的青年愕然地叫道：“辫子。这个死囚没有辫子！”

“噢？”站在他身边的一个花白胡子眯起昏花老眼。

车上的死囚果然是分头短发！

花白胡子眯着的眼立刻圆瞪起来：“他，他是孙什

么，对对，孙中山的同伙！”

二十多岁的青年人诧异地：“何以见得？”

他们前面一个人陡然回过头来，注意地听着。这是一个面容刚毅、目光炯炯的青年，名叫夏瑜。他戴着瓜皮帽，却将辫子蹩脚地绕在颈间。

花白胡子并无察觉，只管说道：“如今这年月，只有图谋共和的奸贼逆党，才数典忘祖、断发反叛！别小看这辫子，它可是我们效忠皇清的佐证！”

夏瑜不禁连声冷笑起来。

花白胡子和二十多岁的青年一怔，纳闷地相视了一眼。

这时，队伍中骑在马上知府大人过来了。看客们顿时参差不齐地躬身打揖，唯有夏瑜昂首挺立着。

高高在上的知府大人，面容威严。

傲然鹤立的夏瑜，目光仇视。

锣声阵阵。

夜。

墙上的告示被风吹起一角，呼啦啦作响。隐隐可见那上面写着：“逆党首恶，孙氏文犯，危言欺君，撼我皇清，传旨圣谕，限期缉拿，悬赏白银，百五十两，窝藏同罪，满门抄斩。”嚓地一声，一只手将告示撕了下来。撕告示的人转过身，一对黑亮的眸子警觉地环顾四周。他就

是夏瑜。

远处拱桥上，几个黑影和两点灯光在晃动，传来竹轿咯吱咯吱的响声。

夏瑜摘下装着假辫子的瓜皮帽，醒目地显出一头短发。接着，他便抬起右腿，从靴里拔出明晃晃的刀来。

提灯抬轿的人越走越近。

夏瑜紧贴着墙壁，向前摸了几步。

轿子过来了。

夏瑜猛地将瓜皮帽甩过去。

提灯抬轿的人猝然停住。

夏瑜没等他们反应过来，便吼叫着，猛虎一般扑过去。

夜空中划过苍白的闪电，响起震耳的雷声！

狂风暴雨席卷而来，袭击着这座水乡小镇。

房檐泼下水帘；

石路漫着激流；

河面爆起水泡……

正 戏

清晨。

河里，水平似镜。石拱桥宛然一座高高隆起的坟，倒映在水面上；圆圆的桥洞似张开的大口，吞噬着这条浸在虚雾中的临河小街。此刻，沿街那些黑瓦白墙的住户和店铺还没有苏醒；唯有华家小茶馆起得早，卸门板的声音和着干咳的声音，在这宁静的早晨传得很远很远。

华老栓卸下最后一块门板，回头见儿子在擦茶桌，便说：“小栓，你歇息去吧！”

小栓咳着点点头，并不走。

华大妈听到动静，忙从通天井的门里探出身子，心痛地看看儿子，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她刚要返身，见来了茶客，便满脸堆笑地打招呼：“来啦？”

“啊，啊啊。”进来的是花白胡子。

华老栓为他沏茶。

小栓很有礼貌地起来，继续咳着。

花白胡子没容他让，随便坐了下来。他打量了一下小栓，关切地问道：“小栓，你好些了么？”

小栓刚要回答，却哇地吐了一口鲜血。

花白胡子不禁皱了皱眉头。

这时，华大妈出现在通天井的门口，叫道：“栓儿，来吃药吧！”

小栓嘴角带着血丝，冲花白胡子抱歉地笑笑，走了。

华老栓把沏好茶的瓷壶连同茶碗，一起摆到花白胡子面前的桌上。

花白胡子的目光从小栓身上收回来，问道：“老栓，不是天天吃药么？怎么还不见好哇？”

“唉！”华老栓看看儿子的去向，重重地叹了口气。

小栓来到天井。

从上往下看，夹在两房之间的天井，狭小得象个活棺材，令人窒息。华大妈倒出汤药，吹了吹，将碗递给儿子。

小栓捧着药碗，咕咚咕咚地灌着。

响着华老栓的声音：“……兴许是真的缺了药引子吧？你想，每贴药都得用原配的蟋蟀、经霜三年的甘蔗。这样稀世的东西，到哪儿去弄呢？”

华大妈听着，叹了口气，目光从儿子身上移到香火缭绕的佛龕上。她双手合十，默默祈祷着。

小栓喝完了药，又咳起来。

华大妈接过碗，扣在药壶上，说：“睡一会儿去吧，会好的。”

小栓依着她的话，走去。

华大妈目送他进了后屋，这才离开天井，去前屋接待茶客。

透过茶馆那几张擦得滑溜溜发光的茶桌和四敞大开的铺面，可以看到街上有一两个菜担走过，河里也有船划去。

花白胡子呷了口茶，说：“俗话说，有病笃投医，单方治大病。你们没给小栓吃点单方？”

华老栓：“什么单方？”

花白胡子得意地：“我替你们找了一个。”说着，便从袖口里摸出一张发黄毛边的破纸，又戴上缺了腿的老花镜，炫耀道，“这可是我家的祖传秘方呢！”

正在这时，那二十多岁的青年人闯了进来，嚷道：“栓叔，小栓弟的病怎样了？”

华老栓只是摇了摇头。

青年人又嚷道：“你怎么不让他吃人血馒头呢？”

花白胡子吃惊地捂住他那张秘方，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青年人：“听我妈说的呀！”

花白胡子尴尬地一笑，悄悄把他那张秘方收了起来。

华老栓看在眼里，急忙兜底打个圆场，说：“嘿嘿，不瞒二位，我已经拜劳五少爷了。”

青年人忙问：“是弄人血馒头么？”

华老栓点点头。

花白胡子恍然大悟：“唔，我说呢！往日，茶客里都是五少爷来得最早、走得最迟，今天怎么会让我夺了魁首呢？原来如此！”

青年人：“我们是不谋而合，啊？！”

两个人笑起来，各自呷着茶。

此时，街上传来喊声：“老栓！”

屋里的人都向外望去。

喊叫的，是弓着腰的驼背五少爷。他一进来就喜冲冲地说：“妥了，妥了！我一去，康大叔是满口答应啊！”

华老栓一听，脸上漾出笑模样，忙去沏茶。

花白胡子迎上来，伸出拇指奉承道：“五少爷助人为乐，马到成功！伟哉，伟哉！”

驼背五少爷忙拱手回揖：“过奖过奖！”

花白胡子让着坐，说：“刚才跟老栓提起的时候，我还真担心这人血馒头不好弄呢！”

青年人附和道：“是啊，是啊！”

驼背五少爷一摆手说：“嗨！康大叔讲话了，如今这年月，人血还不有的是！再不开开杀戒，皇上还能坐住龙庭么？没了皇上，这天不圆、地不方，哪还有我们大家？”

花白胡子连连颔首：“有理有理，言之有理！”

青年人也频频点头。

华老栓和华大妈相跟着走来，一个给五少爷冲茶，一个给他递扇子。

驼背五少爷伸出巴掌，在华老栓面前颠了颠：“老栓！到时候，你可把这个准备好哟！”显然，这是指钱。

华老栓忙问：“多少？”

驼背五少爷伸出五个手指头。

“五吊？”

“五块！”

华老栓和华大妈惊呆得面面相觑。

青年人忙说：“这是人血馒头么，值这个价，值啊！”

驼背五少爷追问了一句：“怎么样？”

华老栓犹豫了。

花白胡子从旁劝道：“千金难买，机不可失啊！”

“咳儿，咳咳儿！”屋里传来小栓的干咳声。

华老栓象听到了命令似的，回头看看后屋的方向，又看看华大妈，终于一咬牙吐出了两个字：“好吧。”

“哎，痛快！”驼背五少爷呷了口茶，抹了把嘴，说：“我找康大叔回话去！”他站起身刚要走，忽然又停住了，指指街上，“哟，他来了！”

人们都伸着脖子向外看去。

花白胡子看不清，忙问：“谁呀？”

驼背五少爷：“康大叔呗！”

街上。

行人和商贩对一个满脸横肉、大摇大摆走来的人十分恭敬，纷纷拱手打揖。这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地捆在腰间。他便是康大叔。

驼背五少爷等人迎上几步。

“老栓！”康大叔粗声大嗓地喊叫着进了茶馆：“你

也太小见我老康了！这么点小事，还用得着五少爷出面？”

“嘿嘿。我心思，五少爷的面子大……”华老栓赔着笑，在华大妈递过来的碗里冲上茶；还恭恭敬敬地在碗盖上放了一个橄榄。

康大叔并不接茶，却一脚踩着凳子，一手叉腰，冲驼背五少爷一偏头、一挑眉。

驼背五少爷明白了他的意思，笑道：“妥。”

“好！”康大叔端起碗，粗放地一饮而尽，笑起来。

传来沙哑的卖唱小调。

华大妈顺声向铺门望去。

铺门的一角。卖唱的少女低着头，抚着长辫，唱着一首听不清歌词的小曲，那声调几乎是在呻吟；为她伴奏的，是拉二胡的瞎老头。

华大妈同情地送去一碗水。

康大叔喊道：“老栓，到时候去拿就行啊！”

华老栓唯诺地点着头。

华大妈走过来，啜嚅地询问道：“得等到什么时候哇？”

“我给你们问问去，啊？！”康大叔说着，把橄榄往嘴里一扔，拱起手向各位一揖：“失陪，失陪！”

人们望着他的背影，情不自禁地目送了几步。

沙哑的小曲继续着。

临河小街上，敲着竹竿摸路的瞎子、瘫在告地状旁边的残废者、坐在自家门口折金银纸锭的人……一一展现出来。康大叔对这些都不屑一顾，径自目空一切地走着。

石拱桥下。

几个孩子围着一个衣裙褴褛的老女人，叽叽喳喳地嚷嚷着：

“夏四奶奶，我买茴香豆。”

“我买，我买！”

“好，好。一个一个来。”夏四奶奶一边收着铜钱，一边从破旧的朱漆圆篮中抓着茴香豆。

康大叔走来。

“康大叔！”夏四奶奶喊住他，胡乱地答对了一下孩子们，便匆匆迎上去。

康大叔不悦地：“什么事？”

夏四奶奶小声哀求道：“求求你，帮个忙，让我见见瑜儿吧。”

“哪个？”康大叔冷冷地：“就是那个刺杀巡抚大人的夏瑜么？”

夏四奶奶：“他不会杀人。真的，不会！”

康大叔头一摇：“不行！他的案子是皇上下了圣谕的，知府大人有令，不许探监！”

“行行好吧。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下了牢，我连碗

饭都送不上……”夏四奶奶说着，抻起袖子擦了把老泪。

康大叔一咂嘴：“唉！跟我说没用，看监的牢头是红眼睛阿义，那小子……”

夏四奶奶明白了他的意思，忙从大襟里掏出一方红布，抖抖地打开。

红布里包着两块银元。

康大叔的眼睛一下亮了。

夏四奶奶把钱递过去：“可怜可怜我这孤老婆子吧！”

“唉！试试吧。”康大叔抓过钱来，就手一颠，便掖进腰里了：“饭，你交给我，我先给你走动走动。”

夏四奶奶感激不尽地：“哎呀，你可积了大德了！”

康大叔没有理会她道的万福，径自走去……

一个黑黑的背影向前走去。

迎面，出现整株木料做成的栅栏门，狱卒打开小门，那个黑影提着灯笼进了阴暗的回廊。回廊的一侧，是一排落地式栅栏，那后面便是一间一间关押犯人的大牢了。

提灯笼的人瞪着一双红眼睛，边走边扫视着大牢。这人便是牢头红眼睛阿义。

隐约传来古朴的歌声：

不惜千金买宝刀，

貂裘换酒也堪豪。

.....

牢中。

夏瑜面壁而立，铐着双手，伏在桌上写着什么。
歌声继续着：

.....

一腔热血勤珍重，
洒去犹能化碧涛！

白纸上，龙飞凤舞地出现了这首诗。当最后一个字写完时，歌声也随之隐隐结束。

栅栏门外，传来喊声：“夏瑜！”

夏瑜将笔一掷，回过头来。他，已经被拷打得难以辨认了，额上沁着血，衣衫破烂，脚和手上都铐着重镣，一动就哗哗作响。

阿义猫腰进了大牢：“知府大人叫你招的供词写完了么？”

夏瑜指了指破旧的桌子：“拿去。”

“这就对了！”阿义把灯笼放在桌上，拿起状纸一看，不禁大吃一惊：“怎么，你还想过堂么？”

夏瑜不屑地冷笑一声。